

我们 这种叛徒

〔英〕约翰·勒卡雷
/ 著

John
le Carré

Our Kind of Traitor

杨懿晶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这种叛徒

[英] 约翰·勒卡雷 / 著

杨懿晶 / 译

Our
Kind
of
Traitor

hn

arré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这种叛徒/(英)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杨懿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4

(约翰·勒卡雷作品)

书名原文: Our Kind of Traitor

ISBN 978-7-5327-8060-0

I. ①我… II. ①约…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9501 号

John le Carré

Our Kind of Traitor

Copyright © 2010 David Cornw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1-618 号

我们这种叛徒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杨懿晶 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储平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5 字数 209,000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8060-0/I·4950

定价: 5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9-2925659

圈内圈外

代约翰·勒卡雷《我们这种叛徒》前言

写过《纳尼亚传奇》的剑桥中古文学教授 C·S·刘易斯，1944 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纪念集会上演讲，题目叫《圈内》(The Inner Ring)。

他先从《战争与和平》中一段小故事讲起。当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走进大厅，一位全副配饰勋章的老将军正在跟安德烈公爵说话。安德烈一见到鲍里斯，立即向他点头微笑，把那位正向他恳切陈述事务的老将军扔在一边，用略带法国味的俄语口音对他说：“好的，你稍等。”这音调戏谑嘲讽，故作高人一等，表示轻蔑对方。鲍里斯瞬间领悟到，原来表面上由军队条例规定的官阶体系之下，另有一种真正阶级体系，在那个体系中，一位紫色脸膛(由此可见)、全副戎配的老将军急切期待一位下级军官拨冗听他汇报，而在他等候期间，那位下级军官正在跟另一位更低级军官亲热叙旧。

于是刘易斯说，是有这样一种东西，它能超越表面上看来井然有序的社会阶级体系，这东西无可名状，看起来不过是一些外人弄不清的切口和绰号，一种只有置身其内的人们使用的隐晦说话方式，他称之为 Inner Ring——“圈内”。总是有一些人在“圈内”，有一些人

在“圈外”，这圈子确实有那么一条边界——因为你总是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这条边界上，急切盼望进入其内。这个“圈子”，其准入或者驱逐向来无须正式手续。有人在被赶出去以后觉得仍在其中。而吸纳某个人进入某个圈子这件事，向来是圈内人的一大乐子。

有趣的地方是，当你千辛万苦进入一个“圈子”后，会发现在“圈子”中更有另一个“圈子”。演讲者在此使用一个比喻：pierce through the skins of an onion——说这就好像是你在穿越一层层洋葱。刘易斯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各个阶段，都在渴望进入某个“圈子”。这种渴望，并不能用维多利亚时代无数讽刺小说中的趋炎附势来解释。因为讽刺小说挖苦那些人，一心一意想要钻进的那个社交圈，只是无数“圈子”中的一种。大多数人（刘易斯在此对在座听众稍作恭维）并不渴望公爵夫人的邀请、明亮的大厅、香槟酒或甚至获悉贵族和内阁丑闻。他们甚至只是在渴望某一个神圣小阁楼，凑在桌前的脑袋，弥漫的香烟味，以及一些仅有我们少数几个人与闻的、秘密的“美妙知识”（delicious knowledge）。有时候它们以艺术之名聚集，有时候人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小团体”（communistic coterie）。

要理解刘易斯那个年代的英国社会生活，“圈内圈外”似乎是一个关键。一个富有才智、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年轻人，他有年轻人特有的叛逆，也有旺盛求知欲，却面对一个井然有序的阶级结构。如果能够进入某个“圈子”，这对迅速穿越社会藩篱大有好处。这些神秘的“圈子”同时也意味着神秘的知识，以及不为外人所知的权利。他们渴望进入。

早年英国间谍机构招募新人，利用的正是这种心态。从很多著名大间谍的回忆录中，你会读到“old boy network”（老朋友网络）这种

说法。日后回想起来，他们甚至不记得事情是发生在哪个具体日期，也不记得有什么具体官方程序，通常是闲闲的一句邀请，哪天下午你有空到我这儿来坐坐？或者顺口提到的一句介绍，我知道他，他正是你们需要的那种家伙。这位被引见的年轻人很乐意加入，他早就在盼望成为“圈内人”。这个拥有神秘莫测知识和权利的“小圈子”，能够让这些年轻的剑桥毕业生轻巧地绕过文官科层低级走廊，让他们站到当代事件（以及——他觉得是历史走向）的观测制高点。

麦克尤恩那部表面上是间谍小说、实则是作者本人回顾叛逆青春与体制冲突的新作《甜牙》（*Sweet Tooth*）中，开头有一段提到“西方世界正在进行中一场稳健革新”，提到新兵招募方式的变化（小说女主角此时试图加入军情五处），他说年轻人也许认为他们发现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昔日的壁垒据说正在从根基处崩解。但那著名的套路——“搭搭肩膀”如今还在用。“hand on the shoulder”这个词组，在很多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读者也常见到（它甚至是勒卡雷小说中人常用的身体语言）。似乎麦克尤恩生怕读者不理解这句话的重要之处，当他把小说第一章截出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于《纽约客》杂志时，直接使用这个词组作为小说名字。搭上肩膀的那只手，是一个间谍圈外人被纳入“圈内”的信号。这只手有时来自导师，有时来自朋友或同学。搭搭肩膀，新人加入。

新人受到青睐满心欢喜，以为神秘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不久他却发现（此前他从未想到过）圈内有圈——正如刘易斯演讲中所提。这个圈内之圈，在《甜牙》女主角，是那个只有男性可以进入的间谍行动项目管理圈。而对勒卡雷小说中人来说，则是那个“圆场五楼会议室”。

圆场——circus，这个词本身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某种“圈子”。而五楼(fourth floor)或者顶楼(top floor)——这个勒卡雷小说中最神秘、最令人向往的所在，他笔下人物的内心圣地，其实也是作家本人试图借用虚构方式去染指的地方。当年在军情六处上班时，他偶尔去过，但他不属于那个地方，既不在那儿办公，也不参加那儿的每日例会——他在小说中揶揄的顶楼会议室晨祷。顶楼如此重要，以至几十年后他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顶楼仍占据对话重心，回忆60年代间谍生活，勒卡雷首先就描绘顶楼景象。关于那地方，他可没有一句好话。“布满灰尘的小套间”、“像蛛网一样让人毛骨悚然的走廊”、“鱼眼凸面镜反射的扭曲形象”、“接见室老妇人的视线”。那地方既神秘又让他气馁。说起来，勒卡雷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让圆场顶楼被一帮叛徒鼯鼠占据，暗中怀有那种幸灾乐祸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评论者提及勒卡雷，有一个貌似内行的说法。因为他干过间谍，懂行，所以写得逼真。言下之意好像是在说，勒卡雷拥有一手好材料，写的都是亲身阅历。这其中包含双重低估，大概勒卡雷和MI6听着都会不以为然(尽管小说家和间谍都以给别人带来错觉为乐)。情报界人士会觉得，以勒卡雷当年的业内层级，他能知道几多顶楼秘辛？而在小说家这一头，那说法简直是无视其天赋虚构能力。

间谍老手退役写书写小说，英国很常见。格林写《人性的因素》，其男主角在情报机构中的地位，跟作者本人差不多。在某个地区分管科室中，专门负责一个不太重要的小国。英国还有一位女间谍小说家，斯泰拉·瑞明顿(Stella Rimington)，担任过军情五处最高主管，她在顶楼办公，那是《甜牙》女主角从未来到过的90年代军情

五处大楼。瑞明顿后来担任布克奖评委主席，欧洲文学界似乎很有些窃窃私语，把这当作冷战秘密机构向文学伸手的又一证据。

至于勒卡雷，他正是刘易斯所描述的那个以为自己已成圈内人士，却发现圈内更有小圈子的家伙。在可以查到的生平简历中，1948年，他在瑞士、奥地利等地学德语时，被征入英国驻外军团情报机构负责审讯翻译。1952年，他在牛津大学念书，秘密为军情五处工作，收集汇报大学内左翼团体活动情况。1958年，正式加入军情五处。1960年，转而加入军情六处。在MI6工作期间，他很少有机会乘电梯攀上顶楼，向最高当局汇报工作。他从未像他的主人公史迈利那样，在顶楼有一间办公室。这个人物的原型部分来自约翰·宾姆(John Bingham)——勒卡雷最初起念要写间谍小说，也是接受他的建议。在情报界的地位，宾姆显然高于勒卡雷，据说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双重间谍计划“double cross”由他监管。

顶楼，表面上意味着机构内的地位层级，但在勒卡雷看来，顶楼更是一个秘密小圈子——一个他本人从未被纳入其中的秘密圈子。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个秘密世界中，能不能获悉某些知识是由“圈内或是圈外”决定的。以勒卡雷在MI6(他小说中圆场)所处位置，他在小说中处理得各种秘密知识，想必主要来自他自己所谓底楼走廊闲言碎语，以及档案。勒卡雷学生时代参加过一些外围情报活动，60年代正式加入MI6。其时冷战方兴，在军情六处办公大厦底楼人士看起来，世界大事好像都在顶楼会议室秘密决定。对顶楼(那个Inner Ring)秘密的向往，似乎构成勒卡雷小说叙事的内在动机。叙述者跟读者一起——事实上，叙述者带领读者不断追寻圆场顶楼的各种秘密知识。以至于勒卡雷间谍事件看上去近乎某种学术活动。勒卡

雷式 007 的冒险事业，不是要拯救或摧毁一个世界，而是要揭露或遮盖一个知识洞穴。勒卡雷小说的主人公会为一份缺页的卷宗迅速行动起来，也会为一个记忆盲点彻夜不眠，他们在审讯中为一个词语的精确性反复质询，他们熟悉档案目录卡的关键词，但有时会迷失在卡片与卡片、文件与文件之间的关联线索中，为跳不出思路惯性而焦虑。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愁眉苦脸的行业历史学家。他们最光彩照人的英勇时刻，是在书房中巧设计谋，让对手吐露一两条关键信息。终于打开通向秘密洞穴的门道。这种隐秘的求知欲望，也许是那些在情报机构中比勒卡雷级别更高的间谍小说家无法感受到的。也许在伊恩·弗莱明、约翰·宾姆、斯泰拉·瑞明顿们那个圈子中，勒卡雷笔下的这类秘密知识是自由共享的。他们熟视无睹，无法想象这些知识本身便可以惊心动魄的悬念。

勒卡雷小说的叙事者，正像他本人一样，总是置身于“圈外”视角。很多时候，主人公是一个情报圈外人。出于某种隐秘的激情，他不断深入，寻查一种圈内秘密。即使史迈利，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也已无奈退休，从圈外对顶楼那个腐坏的圈内发起独立调查。

这是一个极其狭窄的、极其受限的视角。就像是要不断挑战自己的叙事能力极限，勒卡雷有时甚至让他的叙述视角出自一个智力平庸的儿童。总是错误地判断大人们的举止行为。或者一个迟钝老妇，她所说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一种妄想。常常线索来自片言只语，甚至只是一幅模糊的照片，一个记号，一段外国语音(幸亏主人公恰好能听懂这种声音)。秘密知识的碎片(或甚至仅仅痕迹)在一种寻根究底的激情下，缓慢地勾画出整幅叙事蓝图。

这是勒卡雷独特的叙事技艺，来自他本人的隐秘动机，来自他年轻时代某种渴望。直到他 75 岁时，在他的新作《我们这种叛徒》，他仍然选择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来讲这个有关间谍和地下帮会两个小圈子的故事。

小说男女主人公是教师，是律师。这对情侣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懵里懵懂闯入两个秘密圈子的交汇点。他们不得不竭尽所能去理解那些难以理解的秘密事物。他们必须从家庭琐事中甄别真相，在网球场闲言碎语中竖起耳朵，努力识别外国人的身体语言和神态表情，从零开始学习俄罗斯帮会、情报机构、地下金融业务的各种行话、切口、习惯用语。当他们被英国间谍机构讯问时，他们只能从问题中寻找答案，从别人对他们的提问中领悟那些虽然是他们本人所见所闻，但他们之前从未意识到的重要内容。

他们既不是英国情报机构圈内人，也不是俄罗斯帮会洗钱业圈内人。出于小说叙事者自己也无法说清的动机，几乎可以说是主动地介入到事件中。与平常中产阶级人士对已发出危险警号事物的逃避本能相对峙的，正是这种对圈内秘密的向往。不说清楚这一点，读者恐怕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一对情侣不是转身离去，而是奋而投身其中。

小白

2015 年 1 月 22 日

加勒比海。安提瓜岛。早晨七点。一位佩里格林·梅克皮斯，或者叫他佩里——一名杰出的全能型业余网球选手，直到不久前还在牛津大学一所知名学院教授英国文学——参加了一场三局制网球比赛。他的对手是一个名叫迪马的五十过半的俄罗斯人，肌肉壮实、腰杆笔挺，秃头，棕色眼睛，举止体面。这场比赛的来由迅速吸引了英国情报人员的注意；经过一番专业的密切调查，他们排除了机缘巧合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应该归咎为佩里的责任。

三个月前，佩里的生命轨迹随着他三十岁生日的到来起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即使佩里本人不曾察觉潜伏在其背后的助力已经堆积了一年，甚至更久。早上八点，佩里坐进他在牛津大学的简朴房间，双手枕在脑后，之前跑过的七英里丝毫未能缓解他心里的不祥预感。他扪心自问：除了为他提供一个免于走出这座城市“梦想之巅”^①的借口，自己已经过去的三分之一人生究竟所得几何。

* * *

为什么？

在外界看来，佩里堪称学术界无可比肩的成功典范。出生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受过良好的国家教育，以优异成绩从伦敦大学毕业后，被牛津一所古老、富有、注重个人学术成就的学院授以三年教职。他的名字，在旧时只有英国上流社会才配享有，取自哈德斯菲尔德^①的亚瑟·佩里格林——十九世纪一名极富煽动性的卫理公会教派高级教士。

在校授课之余，佩里作为一名越野跑选手和运动员受人关注。每逢夜晚得闲，他就去当地一家青年俱乐部帮忙。一到假期他又忙着征服险峰和最艰难的攀登。然而当学院表示愿意为他提供一份终身教职时，佩里却拒绝了——就目前对一切都心灰意冷的他而言，这无异于终身监禁。

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上学期他以“不列颠：一个僵化的国家？”为题就乔治·奥威尔主讲了一系列讲座，他的言论为自己敲响了警钟。难道奥威尔会相信那些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令他深受其扰而今却并无显著改善的东西——同样被过度教化的思想、同样导致社会瘫痪的政治无能、沉溺于挑起国外战争，以及关于权利的各种假想，到了2009年就会乐于安分守己？

台下面无表情瞪着他的学生对此毫无回应，于是佩里自己给出了答案：不，奥威尔将断然拒绝相信这一切。或者即使他曾经相信过，

① 牛津大学又以“梦想之巅”（city of dreaming spires）著称。这个短语源于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对牛津大学融洽、和谐的建筑风貌与布局的赞美。后者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就学与授课。

② 英格兰西部约克郡阿尔克里斯区中的一座城市。

他也会带着他的信念走上街头。他将致力于打破那些沉重的壁垒。

* * *

他也会将这个话题毫不留情地丢向嘉儿——他长期交往的女友，当时他们正吃过一顿生日晚餐，躺在她位于樱草花山的公寓床上。公寓是她从父亲那里部分继承来的，除此之外她父亲几乎一无所有。

“我不喜欢牛津剑桥的导师们，我也不喜欢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对学术界没兴趣，也不想再穿该死的长袍了。我要做一个自由人，”他激动地冲嘉儿长满金棕色鬃发的脑袋嚷嚷，后者正舒舒服服地枕在他的肩膀上。

得到的回答不过是一串心不在焉的同情的低语：

“对着一群无聊的本科生，拼命想给他们灌输点儿拜伦、济慈和华兹华斯^①，而他们的至高理想不过就是毕业、上床和挣钱？我过去也是。和他们没两样。去他的。”

这话挑起了佩里的怒火：

“能把我真正留在这个国家的只有一场该死的革命。”

嘉儿，一名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年轻律师，性格活泼，容貌出挑、心直口快——偶尔为了自己也为佩里的一时之快而表现得过于直接，向他保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①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十九世纪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十八世纪末年的伦敦，杰出的英国诗人，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雪莱、拜伦齐名，主要作品有《抒情歌谣集》、《序曲》、《远游》等。

两人都认为自己是事实上的孤儿。如果说佩里已故的双亲打从心底里坚信高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禁欲准则，那么嘉儿就是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她父亲是个讨人喜欢但毫无建树的演员，过早地死于酒精、每天的六十支烟和错给他任性妻子的一片深情。她母亲也是演员——只是不如她父亲讨人喜欢，在嘉儿十三岁那年离家出走，据传和一个助理摄影师在柯斯达布拉瓦^①过着简朴的生活。

* * *

一旦佩里决定要从学术圈中愤而抽身——没有转圜的余地，如同佩里所有的人生抉择——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回归自己出身的草根阶层。朵拉和阿尔弗雷德唯一的儿子将驱使自己回归他们曾经坚信的一切。他将重新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重拾双亲曾经被迫放弃的梦想。

他将放弃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报名参加一门名为“忠于上帝”的教师培训课程。根据他们的描述，取得合格后他将以一名中学教师的身份前往他的国家教育资源最稀缺的地区。

他将教授固定课程，还有任何他们愿意让他教的运动项目。他将要教的那些孩子需要他为他们指明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方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张通往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但嘉儿似乎并未如其所愿地被他描述的这番前景所打动。在他坚持不懈追寻生命真谛的过程中免不了留下各种遗憾，而嘉儿对此大多熟悉得很：

是的，当他们在伦敦大学初次见面时，佩里就是个自我苦修型的

^①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沿海地区，许多游览胜地的所在地。

学生。他曾追随 T·E·劳伦斯^①的脚步，在假期里踩着单车一路去了法国，直到他精疲力竭地翻倒在地。

此外，佩里还是个高山探险者，是个从不参加任何跑步比赛、也不玩任何游戏的人。无论是参加七人制橄榄球赛还是圣诞节时陪她侄子侄女丢沙包，佩里都没显出半分对胜利的渴望。

但佩里也会突然沉溺于奢侈享受，在匆忙回到他的小阁楼前舍得满足自己的各种愿望。在这个五月的清晨，阳光还没强烈到不适合比赛的地步，此刻，在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安提瓜岛最好的度假村，佩里站在这里最棒的网球场上，面对站在球网另一边的俄罗斯人迪马；嘉儿穿了一件泳衣，戴一顶宽檐草帽，一条用来遮挡阳光的丝质披巾懒懒地搭在身上，露出大半肌肤。坐在她周围的观众看来多半互不相识且兴致不高，其中几个黑衣人似乎曾许下共同的誓言：不露出笑容，不开口说话，不对这场他们被迫观看的比赛显出任何兴趣。

* * *

在嘉儿看来，幸好这次加勒比之行早在佩里冲动地决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之前就计划好了。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那个最黑暗的十一月，癌症带走了佩里的父亲，两年前他母亲因同样的病症去世。他们给佩里留下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佩里无意保留这些继承来的财产，犹豫着是否要把他得到的一切都捐给穷人。但经不起嘉儿的软磨硬泡，他们最终以优惠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安排了这次的阳光网球

① 1908 年夏，劳伦斯利用长假，骑自行车去法国进行长途旅行，考察中世纪城堡。其时他正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

假期。

事实证明这次假期安排得正是时候，因为打从他们登上游轮的那一刻起，就不能再逃避面对他们必须做出的更重要的决定：

佩里究竟该用他的生命去做些什么？他们应该一起去做吗？

嘉儿应该放弃她的律师生涯，盲目跟随佩里走向虚无缥缈的未来？还是应该留在伦敦为她前景看好的事业继续奋斗？

又或许该是时候承认她并不比其他年轻律师更前途无量。倘若真是如此，她是否应该怀孕，而那正是佩里一直在催促她的？

即使是像嘉儿这样一向习惯大事化小的人——无论出于淘气还是自我防卫，都不能否认此刻两人正同时分别面对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有相当严肃的问题亟待考虑，而一次安提瓜岛的假期似乎为此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 * *

他们的航班晚点了，直到半夜才得以入住酒店。安布罗斯——度假村里无处不在的男管家，把他们带到订好的房间。他们起晚了；等他们在阳台上用完早餐后，阳光已经强烈得不再适宜打网球。他们在游人稀少的海滩附近游了泳，在泳池边吃了一顿饱足的午餐，下午懒懒地做了爱，晚上六点去了一家网球用品专卖店，放松愉快地挑挑拣拣，迫不及待地想要来上一局比赛。

从远处望去，度假村不过是一丛零星的白色小屋，散布在一条铺满沙滑石粉的一英里宽马蹄形沙滩上。两道海角岩的边缘布满矮灌木丛林。它们之间横亘着一道珊瑚礁，还有一条荧光浮标用来隔开吵闹的摩托艇。坐落在山腰平台上若隐若现的是度假村按锦标赛标准建造

的网球场。窄窄的石头台阶蜿蜒穿过开花的灌木丛，一直延伸到专卖店前门。穿过它就会进入这片网球爱好者的天堂，也就是佩里和嘉儿选择这个度假村的原因。

这片场地包含五个分球场和一个主球场。比赛用球都保存在绿色冰柜里。玻璃盒里的银质比赛奖杯上刻着过去几年冠军的名字，而马克——超重的澳洲职业教练，正是他们中的一个。

“能否请问一句，你们想和什么级别的选手对战？”他的提问方式十分谦和有礼，把佩里布满过往对战痕迹的球拍、他的厚白袜和穿旧耐用的网球鞋，以及嘉儿领口的曲线都尽收眼底却不予置评。

就两个已经度过大半青春但依旧处于盛年的人来说，佩里和嘉儿构成了一对赏心悦目的情侣。上天赐给嘉儿修长紧实、线条优美的四肢，高耸的小小的乳房、柔软的身体、英国人的白皮肤和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的笑容足以点亮生命最灰暗的角落。佩里则是另一种类型的英国人，瘦高个，关节突出，乍看之下还以为他脱臼了，细长的脖子上突出的喉结十分明显。他的步伐笨拙难看，像要摔倒似的；他还长着一对招风耳，在公立学校曾被冠以“长颈鹿”的外号，直到某些不明智地这么叫他的人被教训了一顿为止。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佩里身上增添了一种若有似无但毋庸置疑的优雅——并非刻意为之，因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棕色鬈发，一个宽阔的长了雀斑的额头，一双大眼睛隐藏在镜片后面，散发着一股天使般茫然的神气。

嘉儿知道佩里并不善于自我炫耀，并且出于一贯的保护欲，替他接过了职业教练的回答。